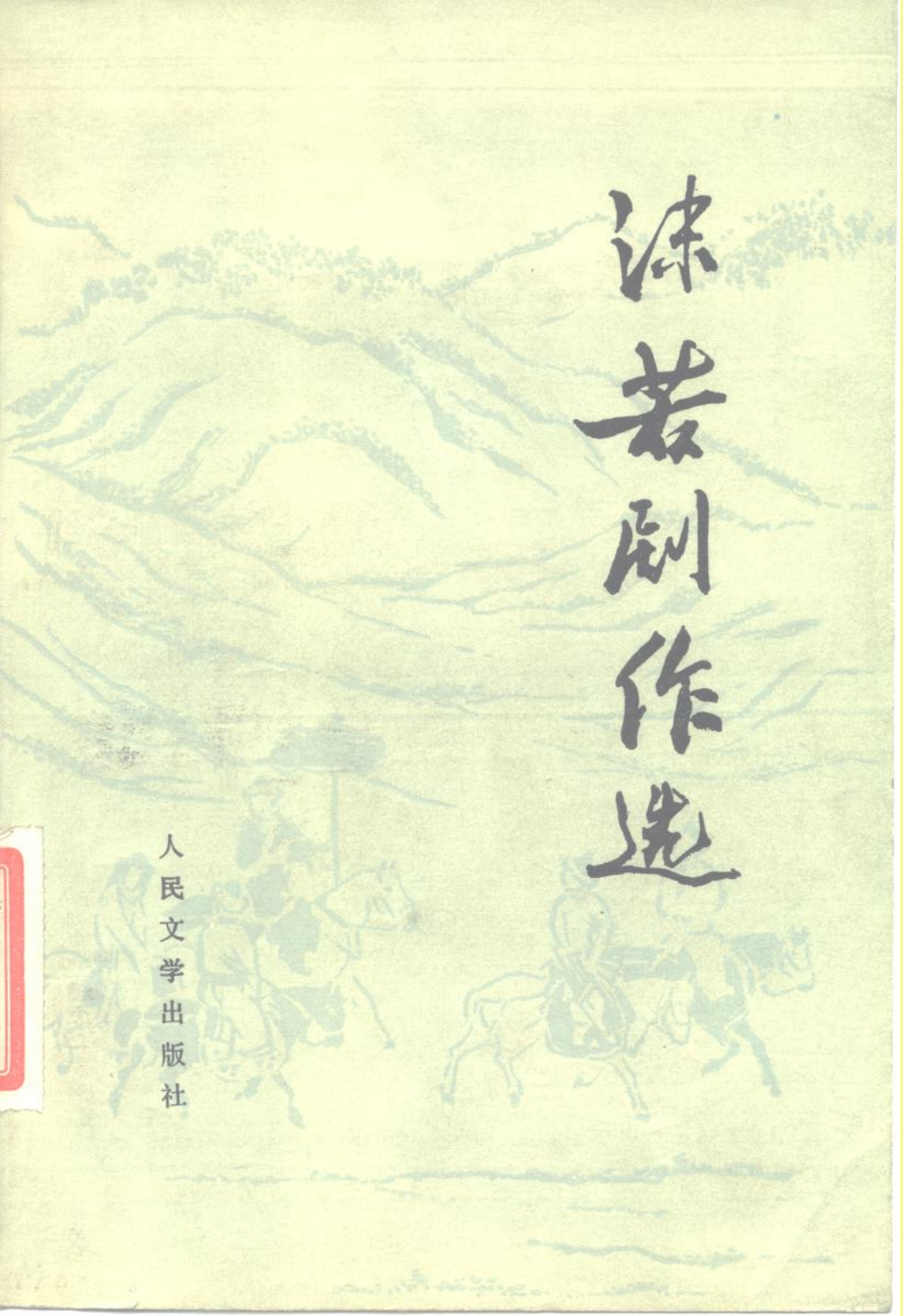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vast, mountainous landscape with rolling hills and peaks. In the lower portion of the image, several figures are shown riding horses, moving across the terrain. The style is minimalist and atmospheric,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art.

沫若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守义

沫若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重印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字数 275,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2 $\frac{3}{4}$ 插页 4

1978年4月北京第1版 1978年4月山东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15 定价 1.00 元



作者像（一九七六年五月）

蔡文姬

人物:

名琰, 左中郎将蔡邕之女, 嫁入南匈奴十二年, 乃左贤王嫡妻。
 蔡文姬: (初归国时年^{估计}十三岁) ~~十三岁~~ 十三岁(公元205年) 归国时年^{估计}十八岁。

胡儿, 蔡文姬之子, 初归国时年^{估计}8岁, 后归国时年16岁。回国是出于我的安排。史籍中未著其居, 剧中以伊屠知牙郎名之。伊屠知牙郎乃王昭君三子, 曹芳左贤王。左贤王在南匈奴中位置仅次于单于, 单于死即由左贤王继承。以伊屠知牙郎名胡儿足以显示蔡文姬对王昭君之思慕。此人归国后, 剧中更名为蔡和。

《蔡文姬》手稿

出版说明

《沫若剧作选》，选收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和《蔡文姬》四个剧本。本选集是根据本社一九五九年四月出版的《沫若选集》第二卷重印的。重印时，个别地方作了订正。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下

一九七八年二月

目 录

棠棣之花

第一幕 弄母墓前	6
第二幕 濮阳桥畔	12
第三幕 东孟之会	29
第四幕 濮阳桥畔	40
第五幕 十字街头	59

附 录

我怎样写《棠棣之花》	76
《棠棣之花》的故事	81

屈原

第一幕	88
第二幕	108
第三幕	121
第四幕	141
第五幕	158

附 录

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	181
《屈原》与《国殇》	186

瓦石箚記	193
一 一字之師	193
二 南后鄭袖	194
校后記	195
新版后記	196

虎符

第一幕	202
第二幕	227
第三幕	247
第四幕	270
第五幕	291

附 录

写作緣起	304
《虎符》后話	312
校后記	315
校后記之二	315

蔡文姬

第一幕	321
第二幕	334
第三幕	344
第四幕	355
第五幕	379

附 录

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388
再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396
談《蔡文姬》中曹操形象的真實性（戎笙）	398

棠棣之花



人物表

聶政——年二十岁。明敏，果敢，富于正义感。

聶癸——聶政之姐，二人孿生。性情相似。

因系孿生之故，此二人須求其面貌之近似者，但亦不必全同。孿生子本有两种，有绝对相同者，必为同性；有仅如普通之兄弟姐妹者，必为异性。此为姐弟，故只求其近似即可。

酒家母——年三十余。系一通常妇女，生活虽毁败而不糜烂，富于同情心，勤敏。

酒家女春姑——年十七八。美好，健康，富于自尊心与正义感。

严仲子——年四十以往。正直而有远见，并能谦恭下士。

食客韓山坚——年四十左右。机警，但心地坦白。

韓相俠累——年四十以往。阴险、跋扈、粗暴。

韓哀侯——年五十左右。昏庸、肥胖，愈肥愈为合格。

秦使——年三十余。此人戏虽无多，但須矫健稳重，頗須自恃而不失于矜持。目中无人，却不宜显其傲慢。

盲叟——年六十以往。悲惨社会中之人生经历者。人类社会中有无形的一种正义感与同情心，此人即其综合之象征。

幼女玉兒——盲叟之孙女，年十一二，一片天真。

士长一与二——此二人为俠累之党羽，愚昧、刚愎、横暴。

卫士甲与乙——此二人在戏中地位，颇为重要，似愚蠢而却天真，似粗暴而却柔顺，良心未昧，易受感动。

其他卫士十余人，秦使随从二人，冶游男女及市民之群若干人。

第一幕 聶母墓前

一望田疇半皆荒蕪，远处有淺山環繞。山勢余脉在左近田疇中形成一帶高地，上多白楊。白楊樹上歸鴉噪晚，樹下一墓有欄杆圍繞（在台上只現出后方与右后的一部份），墓前有台阶数段。一碑題“聶母之墓”四字，側向右。左手一條隴道，远远斜走而来，与墓地相通。

聶婆携桃花数枝并提一竹籃自隴道上，聶政旅装佩劍随后。

聶 政（指点）姐姐，你看这一带的田地都荒废成这个样子了！

聶 婆（叹息）哎，今年望明年太平，明年望后年丰收，望了将近十年了，可是这眼前的世界简直成了烏鴉和乱草的世界。（回首指点）你听，那白楊樹上的烏鴉叫得多么难听呵，好象是在嘲弄我們人的命运一样呢。

聶 政 人的五腑六脏只供那些烏鴉加餐，人的血肉脂膏只供那些乱草蕃菜——乱草呀，烏鴉呀，倒是你們比我們幸福得多了。

聶 婆（指点）你看，母亲的坟墓已长成这样乱草蓬蓬了。母亲死去已經三年，死而复生的只有这些乱草，和我們相依为命的母亲却是永远不再回来。哎，我們这几年来，真是尝尽了离乱的滋味了。

聶 政 这几年来常常鬧着战乱：今日合縱，明日連衡；今日征燕，明日伐楚。六国的諸侯他們都不把老百姓当成人，只顧

貪圖擴大自己的權勢。做犧牲的老百姓假使老是默默地服從下去，禍亂便永遠沒有盡頭——三年前，嚴仲子和我說過的這些話，我是一刻也不曾忘記。姐姐，現在正是我們青年人發奮有為的時候了！（激昂地拔劍及半，復行收入。）

聶 嫠 是的，你這次去訪嚴仲子，我正希望你們能夠做出一番救國救民的事業出來。

此時欲圓未圓的月兒自遠山升起，姐弟二人已步上墓台。聶嫠置竹籃墓前，分桃枝為二，插于碑之左右。聶政斫白楊一枝，在墓之周圍打掃。

聶 嫠 （自籃中取供物陳布，並取出洞簫一枝）哦呀，你把洞簫都帶來了嗎？（置洞簫于墓欄上。）

聶 政 是的，我已經三年不吹了。母親在世的時候，喜歡聽我吹洞簫。我今天晚上要在母親墓前吹一會兒。

聶 嫠 好的，我也很想听听呢。（陳設畢，在墓前跪拜。）

聶政亦跪拜。

聶 嫠 （跪向墓前祝）媽媽，我和二弟看你來了。今晚二弟要到濮陽去拜訪嚴仲子，特來向你告別。母親該還記得，三年前，母親還在的時候，嚴仲子來訪過二弟，要二弟替他報仇。那時因為母親還在，二弟要孝順母親，他便推辭了。現在我們守孝已經滿了三年，二弟想到“士為知己者死”，就在今天晚上他想趕到濮陽去探訪那嚴仲子。那嚴仲子為人深明大義，我想二弟此去一定可以做些不會辱沒母親的事情。我也想改扮男裝陪着他去，但二弟說我去反而累贅，並且母親的墳墓也沒人照管，因此我也就只好忍心讓他一個人去了。媽媽，我希望你在冥冥之中對於二弟多多地加以保佑。

聶 政 （拱手直立墓前）媽媽，我此去想做些男子所應當做的事，

要不辜負媽媽養育了我們一場。姐姐她是有志氣的，她能够独立自主，所以我也就忍心和她分离，但也要希望母亲多多保佑姐姐。

二人禱祝畢，聶政步下墓台，略略向四方瞻望。聶嬰起立，在墓台上頻頻拭淚，依依難舍。

聶 政 （回顧指著上升的明月）姐姐，月亮已經上來了。（又環指四周）樹上的烏鴉也歸了巢，這四周是多麼清靜呵。

聶 嬰 我很喜歡這種清靜的地方。在這萬籟無聲的清靜之中，却好象有很哀婉的，很哀婉的聲音在那兒顫動。（取洞簫授聶政）二弟，現在請你吹簫，就用你前晚上新制的那個曲譜，我要信口唱出我心中的哀怨。

聶政受簫，面月吹弄，時復回顧其姐。

聶 嬰 （倚坐墓台階石上，唱）

別母已三載，母去永不歸。

阿依姐與弟，願隨阿母來。

春桃花兩枝，分插母墓旁。

桃枝花謝時，姐弟知何往？（唱至此，徐徐起立）

不願久偷生，但願轟烈死。

願將一己命，救彼蒼生起。

蒼生久塗炭，十室无一完。

既遭屠戮苦，又有鐵鎗患。

鐵鎗匪自天，屠戮咎由人。

富者余根肉，強者斗私兵。

誰可均貧富，誰可鋤強權？

願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

聶政（轉身回向其姐）姐姐，你这歌詞十分悲壯，就好象說出了我心中想說的話一樣。你請再唱下去吧。

聶嫫 我也很想再唱，我心里好象有唱不完的情緒。你請照樣地吹，我也照樣地唱啦。（繼續歌唱）

明月何皎皎，白楊聲蕭蕭。

阿依姐與弟，離別在今宵。

今宵離別後，相見未可期。

多看姐兩眼，多听姐歌詞。

汪汪汨湖水，映出四輪月。

俄頃即無疆，月輪永不滅。

聶嫫唱時，聶政吹簫和之。聶嫫歌罷，不勝悲抑；聶政亦為之躊躇沮喪。

二人緘默有間。

聶嫫（勉強振作精神）二弟，我看你可以走了。我的事情你不要挂念。

聶政（搖頭）不，姐姐，我倒想不走了。我沒有想出姐姐你是這樣的悲哀。你使我這火一樣的雄心，都冷去了一大半。

聶嫫 對你不住。我的確是有点悲哀。但我悲哀的不是怕和你別離，我悲哀的是我不是男子。假如我也是個男子，我不是也可以和你一道去做些有益的事嗎？但是，我此刻也不悲哀了。悲哀終竟是沒有用處的。我雖然是一個女子，也有

我們女子所应当做的事情。我現在已經有了我自己的打算。我要對着月亮，對着母親的墳墓，向天發誓。我要永遠不辱沒你，要配得上做你的姐姐呢。我看，你現在可以走了。不要辜負了嚴仲子對你的知遇，不要辜負了天下的老百姓。好，你就請去吧。我再隨意唱出幾句來，壯壯你的行色。(唱)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開遍中華！

兄弟呀，去吧！

中華需要自由，

中華需要自由！

如狼似虎的恣睢暴戾，

要吞蝕赤縣神州。

人們反勇于私斗，

而怯于公仇。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鮮紅的血液，

迸發成自由之花，

開遍中華，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中华需要兄弟，

中华需要兄弟，

去破灭那奴隶的枷锁，

把主人翁们唤起。

快快团结一致，

高举起解放的大旗！

去吧，兄弟呀！

去吧，兄弟呀！

我望你鲜红的血液，

迸发成自由之花，

开遍中华，

开遍中华！

兄弟呀，去吧！

兄弟呀，去吧！

轰轰唱时，轰轰拔剑起舞。

——在歌声中幕下

第二幕 濮阳桥畔

濮水横流，岸上有桃花正开。

舞台右侧斜现一桥，桥之彼端不可见。此端左侧有碑题“濮阳桥”三字。左侧酒家一，右三分之二为客座，背面开窗临河，有栏可憑眺；左三分之一为厨舍，有户通客座。前面为中庭，庭中陈纺车一具。房舍建筑与陈设，宜与日本式相仿佛。

酒家母女各一人，女春姑坐庭中紡綫，年可十七八，母年三十以往，坐客座边簪續麻。

濮水中有游船蕩桨声，少焉男女合唱之声起。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树万树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下，
人从花底双双来。
人来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痴。
不愿辞花詠言归，
愿为花下春流水。

有間。

春姑 媽，听说齐国的女子，近来多半改穿男装了，不知道实在不实在呢？